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一層樓

第七回 紅雲潤面採花女 綠水滌心踏芳人

話說，琴默笑道：「大家且聽我說，大凡人生在世，總不能逃脫離合悲歡四個字。蓋因人有生之初，即纏累其身，雖設千方百計，而不得離也。唯赴極樂之鄉，蓮開見我之時，浸以八德之水，剗以靈劍之刃，復灌以仙池玉液，方可消此四字之纏累。若非如此，人皆汶汶而不察，憤憤而不明，生出無限之情孽物欲，生老病死之諸苦，亦皆所由生矣。然此四字，亦由其人而展其用，設若聰明慧悟之人，應其聰明慧悟之情，而成其離合悲歡。倘或愚昧冥頑之輩，亦應其愚昧冥頑之性，而成其離合悲歡。其所遭也不一，而人之所用也各異，彼雖纏於我，然用與不用之權固在我也。設我用之，即隨我之離合而成我之悲歡。設我不用，亦不能隨我之離合，而成我之悲歡也。其所以然者，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也。緣厚者相聚之日固多，分薄者乖離之期自促。由此觀之，人用之也，而非人為之所用也可知。」正說時，外面大雨滂沱，又得南風助威，賁府東北家廟的松樹吼聲、鐵馬之聲，響成一片，大有錢塘秋濤之勢。須臾，寒風滿屋，但見雨嘯竹葉，風襲鳴條，不禁使人打起寒噤來。下面的媳婦們忙將四邊的簾子放下來，窗戶也摺下了。

默琴道：「這風雨響聲，都是你們五個人哭出來的，快拿熱酒來，何不飲酒談笑，以順天和。」德清笑道：「那你明兒聖妹妹回去時，若果流了一點眼淚，也就不好見我們了。」琴默道：「我不但流淚，倒要大哭一場呢。」璞玉道：「據你方才所說，已悟悲歡之真諦，不為離合而動心，如何又要大哭呢？」琴默道：「我的哭，並非為之所用，特用彼而大哭一場，以盡姊妹輩歡聚一處，相與數月，忽然一朝別離之情耳。」眾人聽了又是可笑，又是可歎。風雨之日，未幾昏黑，大家一塊兒吃了飯，披了斗篷，順遊廊而行，往逸安堂來了。

當晚，璞玉親送聖如到海棠院，坐到天晚說了好些話，猶不忍遽別，聖如再三催促道：「兄弟回去吧，天黑了，外頭又下著雨，我們那裡就走了呢；就是真個走了，若是兄弟想著，也有相會的日子，又何須在今日這一時呢！」璞玉道：「我若能自主，縱使今秋不能去看姐姐，明春定要去的。」正說著，從老太太那邊派福壽領著兩個丫頭，拿著燈籠、傘接璞玉來了。聖如亦起來，將自己的猩猩氈斗篷給璞玉披上。璞玉無奈，只得再三致意，告辭出來。聖如送至簷下道：「兄弟好生走路，雨水裡石路滑。」璞玉回頭道：「姐姐請回，外頭冷雨厲害，仔細涼風吹著。」聖如答應著，又命梨香多拿一個燈籠送去。

不料，次日即來了西河車馬。賁夫人等遂即打點行裝。聖如也備了幾份禮物，送了眾姊妹及各屋裡有臉面的丫頭媳婦們，又到老太太處請了早安出來。只見德清、琴默等都坐在介壽堂外間兩邊椅子上，遂同眾人入座閒話。丫頭們都過來謝了賞，秀鳳也來道了謝，當時因妙鸞家去還沒回來，遂將饋儀交給了秀鳳，秀鳳又替他致了謝意。聖如道：「你且在這裡坐一坐。明兒我就走了，趁這工夫咱們說說話。」秀鳳笑道：「姑娘們跟前我們如何敢坐。」德清道：「這有甚麼，你就坐了就是。」聖如遂拉著他坐下來，撫著他肩說道：「這般一個好模樣兒，命只平常，只有在屋裡支使的分兒，不知道的誰不把你當姑娘小姐看呢。」秀鳳與德清等說著話，回頭笑道：「姑娘別這麼混摸呢，怪癢癢的。」

聖如道：「噯喲！這個硬硬的是甚麼東西？」秀鳳道：「是鑰匙。」聖如道：「甚麼要緊東西，帶在懷裡，怕有人偷了你的不成？」秀鳳掩著聖如的手笑道：「老太太的鑰匙，原是妙鸞姐姐帶著的，他家去這兩天叫我收著咧。」聖如道：「妙鸞姑娘就是老太太的一把總鑰匙，還用甚麼鑰匙呢？」琴默道：「這倒是實話，我們閒議論你們這幾個人，真是百裡挑不出一個來呢，各自都有各自的好處。」聖如道：「大小大小都有個理，譬如這屋裡頭若是沒有了妙鸞姑娘，如何使得？從舅母起誰還敢駁回老太太呢，只有他一個人就能駁回，老太太也單聽他一個人的話。老太太那麼多穿的戴的東西，別人都記不住，不是他那麼收藏著，若是個別人也不知拐騙去了多少呢！他的心也正直，有偌大個權的人，倒常常替人說好話，全沒有仗勢欺人的行徑。」熙清笑道：「那天老太太還說他比我們還強呢。」秀鳳道：「他可真是個好人，我們如何能趕得上他！」爐梅道：「我們姑媽屋裡的錦屏也是個老實人呢。」德清道：「他呀！外頭老實，心裡可有數呢！我們太太就像個佛爺似的，凡事都是他留心記著，提醒我們太太，老爺在家和出外用的他都想的周周全全的，我們太太忘了，他就在背地裡提醒。」琴默道：「他也罷了，德姐姐屋裡若沒有了檳紅，也不知成了甚麼樣兒了呢。」

正說著，金夫人、賁夫人等走了進來，於是大家起身，跟聖如來到海棠院。坐了半日，因明兒就是走的日子，還要包裹東西，收拾行裝，大家都散了。

次日，賁夫人早起，先打點了行裝，往祠堂佛閣磕了頭，領著聖如來到老太太跟前，吃了早飯。當下，賁侯、金夫人、鄂氏等都來了。賁夫人一一告辭，老太太滴淚道：「我已老了，我們這裡不接你去也罷，時逢春秋，我的兒，你也常來看我才是。」賁夫人亦流淚跪下告別，道：「但願老太太壽比南山，容孩兒不久再來請安。」賁侯又從旁說了好些使老太太喜歡的話，老太太和金夫人又賞了聖如許多衣裳綢緞等物，聖如磕頭謝了賞，跟著賁夫人出來。老太太有兩個丫頭在左右攙著，送至簷下，賁夫人再三安慰，只得灑淚相別。

金夫人、鄂氏等送至正堂儀門，聖如與德清、琴默等也都不忍別離，大家流淚。聖如只說聲：「再會。」遂遮了臉入車中坐了。賁夫人亦握手告辭上車。當時，璞玉早奉賁侯之命，身穿箭袖騎袍，上套馬褂，係著撒帶，引著僕從們在大門外等候。當下車馬已備多時，來接的和跟璞玉去送行的，一齊上馬，一簇人馬蜂擁而去，賁侯、金夫人等望到看不見時，方回入介壽堂老太太這邊來。

卻說璞玉騎著馬，在賁夫人車旁行，姑姪二人，一問一答說著話。璞玉又一面觀看野景，不時和聖如答話。不覺已走了十多里，賁夫人又再三催促回去，璞玉無奈，見路旁一叢黃枝吐芽的柳林，遂引著僕從縱馬先至林下，下了馬等賁夫人車到，跪在路旁送別。賁夫人拉著璞玉的手教誨了好些話，璞玉一一答應著，一面又看聖如無語，方才拜別上馬。回頭看聖如隔著車窗相望，噙著滿眼淚水，說了一聲：「兄弟回去吧。」便低頭擦淚。車已去遠。

璞玉馬上長歎，骨肉相連，豈能不感傷？直至望斷車塵，這才無精打采一步捱一步的回來。這正是：

相慕相逢知何日，此時此際不勝悲。

璞玉自聖如去後，無情無緒的過著日子，乍暖乍涼，或風或雨，不覺已是穀雨。一日，趁著沒上學的空閒，領著瑤琴、寶劍兩個小廝，往花園中來。

原來賁府後面有一花園，名曰「會芳園」。園中花木、岩石、池潭、舟橋、亭堂、樓閣無不齊備，乃是賁侯新近修造完竣，以備老太太解悶之用。璞玉入得門來，但見：

山展青黛，水滂碧流。密柳垂黃鸝之影，群花掩雕欄之色。曲徑縈繞，不止三三，長簷彎轉，更出九九。高樓聳空，上出雲霄。疏簾籠燕，復聽鸚歌。青鬆蔭下，棋有聲而琴韻清絕，紅花叢前，茶味香而游意連綿。漫步小園，雖無芳原之盛，自足孤丘，不下金谷之美。

原來趁此明媚春光，內院姊妹皆聚於此，賽花鬥草作耍。璞玉亦和他們玩了一會子，逶迤走過石橋，至來山軒時，但見桃杏盛開，紅白相映，絢爛爭輝，煞是好看。又見和風微動，水面落花順流而下。遂緣水追蹤，信步走到湖水淺處來了。因湖水冰凍初解，波平如鏡，清澈見底，將璞玉的影子照得如在鏡中。璞玉遂止步，倒背著手，低頭看水，想今日眾姊妹皆在，只不見了聖如，心中悒悒不樂，便信口低吟道：

桃花村中訪美酒，靛花枝頭送新歌，

但責楊柳殊好事，妄泄春色又如何？

反覆吟詠著，目不轉睛的看那湖水，只見那湖水北岸的綠波堂全影倒映水中，房中一位嬌嫩美人憑欄而坐，手拈一枝碧桃花，在璞玉身後點頭微笑。再細看時：頭上斜插白玉簪，烏雲如漆，容顏若花，不啻出水芙蓉。璞玉看得呆了，不覺眼花繚亂起來，暗忖：「莫非水晶宮的龍女出來了不成？」一頭思想，一頭又吟：「但責楊柳殊好事，妄泄春色又如何？」忽然背後那一個人噗嗤笑了一聲，問道：「楊柳泄了春色又如何了？」璞玉不覺大吃一驚，忙回頭看時，原來是琴默一個人坐在那裡。璞玉遂大笑起來，忙轉身登階入綠波堂來，見正對琴默設著繡墩，遂施禮坐下。

原來那綠波堂小小三間房，不曾間開，前面通敞著，三面壁上貼了名人字畫。璞玉笑問：「姐姐怎麼一個人坐在這裡？」琴默笑道：「我這個無伴的人，自在這裡迎荷風聞鶯聲呢！」璞玉道：「姐姐如何說你是無伴之人，此言安出？」琴默笑道：「豈非無伴而何？人家都有個爭論詩謎或風雨相送的人呢。」璞玉聽他奚落自己，便大笑道：「可真呢，爐梅姐姐那是甚麼性子？有時見了我親熱過於手足，有時忽然使起性子來，又待我狠如寇仇，這是甚麼性子，這可不就叫二性子？」琴默笑道：「愚人！我只當你是個聰明超群的人呢，原來是個皮囊中的頑石，你既不懂，我就說給你吧，好叫你這個頑石點頭。」璞玉笑道：「姐姐果然說得入情人理，慢說是點頭，還要跪下磕頭呢。」琴默道：「這並非二性子，凡天地之間，物各有其性，既有其性，莫不形於情。情者性之所自發也，然情之所發則不一，譬如：春風、夏雲、秋月、冬雪乃天地之情也。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乃人之情也。天地之情生生而不滅，人之情纏綿而難名。天下之男女，有自謂多情，而墮無窮之情網過累者有之，觀古傳中，因兩意相投守節而殉情者亦盡有之。我見家父所斷案中，棄其己之有情者，而別投有情之人者亦有之。此乃天地之間，最無情之人，不可以情而論。至於我輩之與汝，雖在五倫之外，亦屬骨肉之親，故不可謂無情也。凡汝之舉止行坐，無一不合其心，除汝之外，亦無情意相投之人，故彼之親昵愛敬與汝者乃真心也。然又自思不得與汝常聚一處，故又恐為情索纏縛而殞命，蓋因其父母所生唯彼一人，設或以一己之私情，而違父母之重恩，則其過自不小也，猶何可言情哉？故彼之親昵與汝者固愛汝也，視之如寇仇者亦愛汝故也。惟恐為情索所縛，故親而常如仇，昵而忽為仇耳。此誠愛汝之苦心也，我向料汝必知其心，汝卻不知情為何物，真可歎也。」

這一席話說的璞玉如夢初覺，如醉方醒，深服琴默之智，自此以琴默為世外知心者，再不敢輕看了。

二人正說得投機，形影雙雙映在那綠水中，把璞玉穿的大紅寧綢衣，深藍洋縐坎肩兒，越照得光華鮮豔，如在水晶世界。琴默看了半晌笑道：「古人詩中說的『映門淮水綠，留騎主人心』，想必是說這般情景了。」正說著，忽一人影在水中一晃，及至細看時，只見自水之南岸山石背後，先有一對斑斕大黃蝴蝶，忽上忽下翩翩飛過來，後有熙清頭戴大紗笠兒，身穿一件鬆綠閃緞衣，手裡拿著一枝柳條兒，趕著那蝴蝶跑了出來。後跟著鸚哥，手裡拿著一把大蒲扇，也趕出來笑道：「姑娘你瞧，爐梅姑娘站在那房子旁邊的芭蕉樹下做甚麼呢！」說時，又見水中一個人影晃動。

璞玉忙細看時，只見一人，蟬鬢疊雲，背垂長髮，身穿月白綾衣，外罩石青褂兒，從芭蕉樹後走了出來，背著臉去了。璞玉忙繞過欄杆來看時，原來是爐梅，素袖拂風，擺手洋洋，冉冉走入山坡那邊去了。

原來爐梅早已來此，自璞玉入綠波堂和琴默說話，便聽他們說甚麼。後來因在毒日下站不住，才挪到芭蕉樹下，所以先在水中晃的也是他的影子。當時熙清等來到水邊笑道：「我們那裡沒尋到？原來你們藏在這裡坐著，跟哥哥的兩個小廝，混碰著還只顧尋你呢。」琴默笑道：「我叫我們瑞虹取釣魚鉤兒去了，沒遇著你們？」鸚哥笑道：「他本取了鉤兒回來了，遇著翠玉姐姐戲耍著扯斷了線，他又接線去了。」熙清道：「這會子我們可怎麼去呢？」璞玉道：「還是繞著石橋走罷咧。」熙清道：「那太遠了。」琴默指道：「那邊港內不是有現成的船嗎？」璞玉便出來，自岸上跳下船來使篙點開了船，撐到了對岸。熙清和鸚哥上了船，璞玉便使篙調轉船頭時，因船小人眾，又因乏力，不料那船搖晃起來。眾人齊聲笑嚷，亂在一處，那船越發大傾，將要覆時，璞玉大聲喊道：「你們快站到船心裡，不然就要翻了。」一言未了，自覺頭暈眼花，忙棄了篙，船頭上蹲下來。那船沒了篙，船身自橫在水裡，緩緩順流而下。眾人喊著笑著，叫璞玉時，璞玉只閉眼搖頭，一動也不動。琴默在水邊笑著驚叫起來。虧得跟璞玉的兩個小廝聽眾人喊聲尋了來，見船橫在水裡，寶劍忙脫了衣裳下水。幸而水不甚深，走近前拖著係在船頭的繩子出來，同瑤琴扯著一端用盡平生氣力拽，無奈二人都是十來歲的孩子，那裡拖得動，那船分毫不動。琴默笑著爬上山坡，用手一招，院裡眾丫頭都聚過來，見了他們這光景，一邊笑著一邊一齊用力拽，好不容易拖到岸邊來了。

璞玉先飛身跳上岸來，丫頭們齊向前把熙清扶下船，大家聚在一處大笑。琴默見檳紅手裡拿著一個籃子，滿滿裝了各色鮮花，遂問道：「德姑娘在那裡？你打那裡來的？」檳紅道：「我們姑娘早就在後山崗上蓬簷亭中坐著，命我到前面採花兒來的。」說畢，大伙兒取小徑來到蓬簷亭，只見德清倚北邊欄杆而坐，身邊小幾上放了一部書，東邊坐著爐梅，手裡拿著絹子扇臉。德清見他們來笑問道：「你們如何不怕累，這般熱的午日下只管混走？」

璞玉笑向爐梅道：「姐姐好啊，如何偷聽我們的話呢？」一言未了，爐梅登時紅了臉，只見柳眉緊蹙，桃臉生嗔，不作一聲，起來帶著翠玉就走。璞玉羞慚滿面，跟著走出來叫道：「姐姐怎麼了？如何又生氣了？」爐梅總不理睬，一徑去了。眾人都大笑起來，璞玉臊得惱羞成怒，冷笑道：「你去就去罷了，生那氣又能唬誰！」眾人越發大笑起來，打趣璞玉。只見瑞虹取了釣魚鉤兒來了。接著綿長又從介壽堂來請吃午飯，於是大家都往上房來。欲知後事，下回分解。

詩曰：